



资料图片

词韵

寻荷花不遇 (外一首)

■赵根蒂

摇曳生姿

它替我

都躲在

蒲草丛生

圆叶乱旋

来得有些晚

未见一朵荷花

也可能来得有些早

只见一池圆叶如碧

被一只只纤手轻执

路过的风还算殷勤

一叶一叶地翻看

是不是娇羞的伊

那把团扇后面

如梦令

水湾里静静栖着一只小舟

一朵红藕款款摇曳

千年前惊起的鸥鹭

又纷纷飞落

知否 知否

可载得动李易安

阳光

这舴艋舟

■张书仁

是一种色彩

也是一种心情

阳光带给我们快乐

也带给我们甘梦

小草因它泼绿

鸟儿因它翠鸣

春天因它多彩

人生因它丰盈

医治思想的灰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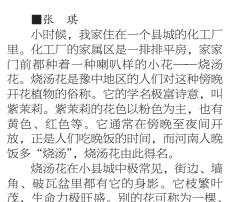
让人们生活芬芳 是一袭升腾的火焰 让美好充满人间

阳光

沉醉的词人已惆怅而归

还没有荷花要开

夕照中的烧汤花



角、破瓦盆里都有它的身影。它枝繁叶 茂,生命力极旺盛。别的花可称为一棵、 一株,它则可称为一树、一丛。烧汤花香 气极淡, 若有若无, 不似茉莉那般浓烈, 也不似桂花那般甜腻,须得静心去嗅方能

夏日的傍晚, 其他花草被太阳炙烤了 一天之后变得无精打采,烧汤花却盛开 了。夜风徐徐,它在风中袅袅婷婷,甚是 惹人怜爱。

晚霞

小时候的夏天, 大多数人家里没有空 调, 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傍晚吃饭时, 家家户户都把小饭桌搬出来,在家门口 吃饭乘凉。孩子们你来我家桌上吃块菜 馍、我去你家碗里夹块鸡蛋,一片欢声 笑语。那时,烧汤花就在小饭桌旁静静

等吃完饭收拾了碗筷, 天色渐暗了, 大家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男人们下棋,女 人们做针线活儿,孩子们玩游戏。爱美的 小女孩把烧汤花摘下来, 用棉线绑着挂在 耳朵上,再披上妈妈的纱巾在院子里走来 走去,感觉自己就是最美丽的小公主。淘 气的小男孩摘下烧汤花,把花瓣撕开,用 唾沫粘在自己的小脸蛋上, 扮着鬼脸四处 疯跑, 惹来妈妈的笑骂。

夜深了,随着蛙声虫鸣四起,烧汤花 的花瓣渐渐合拢,将所有的香气与颜色都 收束进去。人们也力倦神乏, 先后散去。

妈妈特别喜欢烧汤花, 因为它顽强不 娇气。夏天经常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 注。经历风雨的烧汤花匍匐在地,狼狈不 堪。你为它担心,第二天却看见它在朝阳 中昂首挺胸, 傍晚时仍旧花开似锦、暗香 浮动,仿佛再大的风雨也奈何不了它。

烧汤花的根、叶、花均可入药, 具有 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等功效。小时候,我 长了口疮或是磕伤、碰伤, 妈妈就把烧汤 花的花和叶子捣碎敷在伤口上。要不了几 天, 伤口就好了。

烧汤花是乡间普普通通的小花。它不 需要他人赞美的语言,不需要爱慕者热辣 的眼神。它自由热烈地在黄昏开放, 自有 一种遗世独立之美。

后来,我在城市里没有再见到过烧汤 花。也许城市里的奇花异草太多,而烧汤 花土气不显眼, 因此没有人愿意种。可 是,烧汤花根本不在乎旁人在意不在意。 它悄悄地开,悄悄地合,开时不张扬,合 时不留恋,独享夜的清凉。安分守拙,不 与群芳争艳——我想,烧汤花或许是花中 的隐士吧。



荆芥藿香炒鸡蛋



■陈玉香

夏日里最使我惦念的莫过于 那一盘荆芥藿香炒鸡蛋了。

小时候,每到夏天,母亲总 要从菜园里摘些荆芥回来。我家 种的荆芥长得极好, 青翠欲滴的 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母 亲常说, 荆芥最娇气, 非得清晨 露水未干时采摘才好, 若是等到 日头高了,那鲜灵劲儿就少了大 半。她天蒙蒙亮就起身,踩着露 水去菜园,回来时衣角都湿了, 手里一把碧绿的荆芥, 叶子上还

藿香是邻居李婶送的, 她家 后院种了一大片藿香。夏天的藿 香疯了一般往上蹿,叶子又肥又 大。人们远远就能闻到藿香那股 子特殊的香气。李婶总说:"这 藿香就跟野草似的, 越掐长得越 旺。"她常常摘了一把又一把, 挨家挨户地送。母亲接过藿香 时, 总要夸赞李婶家的藿香长得

炒这道菜时,母亲的动作格 外轻快。她先把荆芥和藿香洗 净,在竹筛里沥干水分,然后用 手将荆芥轻轻掐成小段, 藿香则 用刀切成细丝。鸡蛋打在碗里, 用筷子一搅就泛起一层细密的泡 沫。灶台上的铁锅烧热了,迅速 倒入一勺大豆油。待油微微冒烟 时,把鸡蛋液倒进去。"滋啦' 一声,鸡蛋立刻膨胀起来,泛起 金黄的焦边。母亲用锅铲轻轻翻 动, 等鸡蛋七八分熟时就盛出来

这时,锅里还剩些油。母亲 把荆芥和藿香一起倒进去。顿 时,一股香气直冲鼻孔,有荆芥 的清爽,还有藿香的芬芳。简单 翻炒几下, 待荆芥和藿香稍稍变 软,把炒好的鸡蛋倒回去,撒上 一小撮盐, 淋几滴香油, 再颠两 下锅, 荆芥藿香炒鸡蛋就可以出 锅了。

父亲最爱荆芥藿香炒鸡蛋这 道菜。他说:"大热天吃什么都 觉得腻, 唯独这荆芥藿香炒鸡蛋 越吃越开胃。"干完农活回来的 父亲常常汗流浃背, 但只要母亲 端上这盘菜,配上刚出锅的白 米饭, 他就能连吃三大碗。我 那时还小,不懂得欣赏这滋 味,只觉得藿香的味道有些 冲,每次都要把藿香挑出去一 些。母亲见了就笑,说我是 "没福气的",等长大了就知道

我每到夏天也做这道菜。虽然城 里的荆芥不如老家水灵, 藿香也 是从超市买的,少了那股子田野 的香气,但炒出来还是能让人想 起从前的味道。我炒菜时, 耳边 好像听见母亲说:"要掌握火 候。荆芥炒老了就不好吃了。" 在窗外的蝉鸣声中, 我仿佛回到 了故乡的小院子,看见母亲站在

了一大把藿香塞给我说:"带回 去炒鸡蛋吧, 你爸以前爱吃这 个。"我捧着那把藿香,突然就

材,平常的做法,因承载了太多 亲情和往事而成了无比珍贵的菜 肴,每吃上一口都是对逝去时光 的温柔回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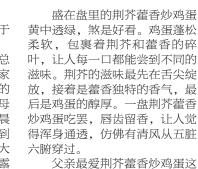




挂着晶莹的水珠。

最好、香味最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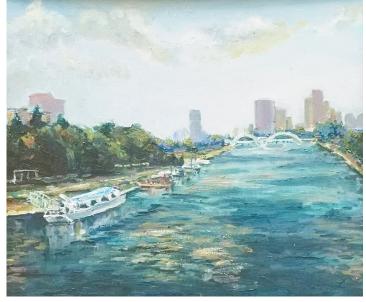
焦海洋 摄



这盘菜的妙处了。 母亲的话果然不假。现在的

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前些日子我回老家, 那片藿 香地还在,可李婶已经不在了。 她的儿媳见我望着地发呆,就摘

荆芥藿香炒鸡蛋,简单的食



沙河风光(油画)

■郾城小学四(一)班 张睿博 上个月,爸爸出差回来后常常吞云吐 雾,导致客厅里弥漫着刺鼻的烟味。妈妈 皱着眉头,满脸反感。她郑重地对我下命 令:"一定要让你爸爸把烟戒掉!"我拍着 胸脯自信满满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 我绞尽脑汁, 精心制

计划一——"口若悬河"。爸爸一拿 起烟,我就像妈妈一样跟在他身后不停 劝:"爸爸,吸烟对身体不好,会伤害您 的肺,还会让家里的空气质量变差。"爸 爸开始还耐心听,没过多久就找借口出门 透透气。等他回来后,我就闻到了他身上 浓浓的烟味。唉, 计划一宣告失败。要是

不能完成任务, 我心心念念的红烧鱼可就 吃不上了。

最近读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

据父亲说,为了给哥哥、姐姐和

一书, 我常常回忆起儿时母亲带着我

我更好的生活,1995年他离开家乡,

到阿克苏承包土地种植棉花。第二

年,为了爸爸忙工作的时候能吃上热

"咣咣当当"。当时年幼的我对这些辗

转的艰难和过程的漫长记不太清了,

唯一记得的就是出发前母亲带的好吃

的东西中有茶鸡蛋。在那物资匮乏的

年代,母亲准备了满满一袋子鸡蛋。

一开始, 我是欢呼雀跃的。但长路漫

漫,后来母亲再打开食物包时,我闻

到茶鸡蛋的气味就觉得胃里翻江倒

片的棉花、沙棘树和人工水渠, 到处

都是戈壁滩。父亲和母亲在侍弄棉花

的时候, 我就在干涸的水渠沟跑来跑

去。新疆的水渠沟内经常有薄薄的、

我帮爸爸戒烟

那个时候,父亲住的地方除了成

我们乘坐的是绿皮火车,一路

乎的饭菜,妈妈带着我奔赴新疆。

从河南到新疆投奔父亲的往事。

没办法,我只能启动计划二—— "偷梁换柱"。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烟盒就在他旁边放。我猫着腰, 小心翼 翼地走到沙发旁,眼睛紧紧盯着那盒 烟。趁爸爸不注意,我迅速地把香烟换 成了我最爱吃的饼干。烟盒里装着饼 干!哈哈,我心里暗自得意。一会儿, 爸爸拿起烟盒就出门了。我刚想欢呼 "太好啦",却发现被我调包的那盒烟还 好好地放在沙发上。原来,爸爸早就识 破了我的小把戏。我忍不住嘟囔: "平 时怎么没见您这么聪明啊!"唉,计划 二也泡汤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跟 踪"。爸爸准备出门,我像个小侦探一样 悄悄地跟在他身后。一路上, 我左躲右 闪,生怕被爸爸发现。我一路跟爸爸走到 了小区花园。爸爸刚从口袋里掏出香烟, 我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过去, 一把抢走

异乡童年的美好记忆

白白的一层东西。小时候的自己不懂

那是盐碱,以为是飘落下来的雪花。

第一次见到盐碱的时候, 我非常开

心,偷偷用手抠了一点儿塞嘴里,立

棉花地远处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马龇牙咧嘴。父亲看到我的样子赶紧

滩。提起戈壁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

荒无人烟,但我在戈壁滩玩耍的时候

见到过很多奇怪的人。他们头发剪得

很短,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出现,有时

带着放牧的工具驱赶羊群,有时带着

劳作的工具埋头苦干。到了中午,他

们变戏法似的就地取材造一个灶台,

拿出炊具做出热气腾腾的饭菜。他们

看到我的时候,会拿食物和我分享,

也会逗我玩。我觉得他们慈眉善目,

和他们的相处从不熟悉时的怯生生渐

一对来自四川宜宾的夫妻。他们夫妻

俩带着两个儿子在新疆打工,对两个

调皮捣蛋的儿子很是头疼, 因此很喜

欢乖巧可爱的我。那时的我头发卷卷

后来,我们换了住处,新邻居是

渐变为混熟后的无所顾忌。

说:"那不是雪,不能吃。"

了香烟。爸爸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了 笑容。他摸了摸我的头说:"儿子长大 了,知道关心爸爸的健康了。就凭这一 点,这烟我决定不抽了。

的,脸蛋红红的,笑起来眼睛弯弯像

月牙一样。邻居阿姨但凡做好吃的必

有我一份。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

代,随着我们各自离开新疆,父母和

发展添砖加瓦。老乡教我快速逮鸽

子,被我说的新疆话逗笑。我时不时

跑到兵站学校玩耍,看着天空中的飞

机留下白色的"道路",感觉日子惬意

吸入了一些农药, 在新疆治疗了一段

时间效果不佳,最后回老家河南治

疗。回到河南后,父亲很快就痊愈

了。父亲痊愈后天天带着我走亲访

友。我这个在新疆待了两年多的小孩

说话带有一点点地方口音,就被爸爸

土地,但在新疆生活的记忆一直伴随

着我。读了李娟老师的作品, 我准备

带父亲和母亲重走新疆路、重温当年

后来,我再也没有踏上新疆那片

朋友的孩子故意追着问这问那。

1997年,父亲给棉花打药时不慎

那时,很多河南老乡在新疆为其

他们断了联系。

爸爸说话算数。从那天开始,爸爸真 的戒烟了。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 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 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 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 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

本版组稿: 陈思盈

陈彤作